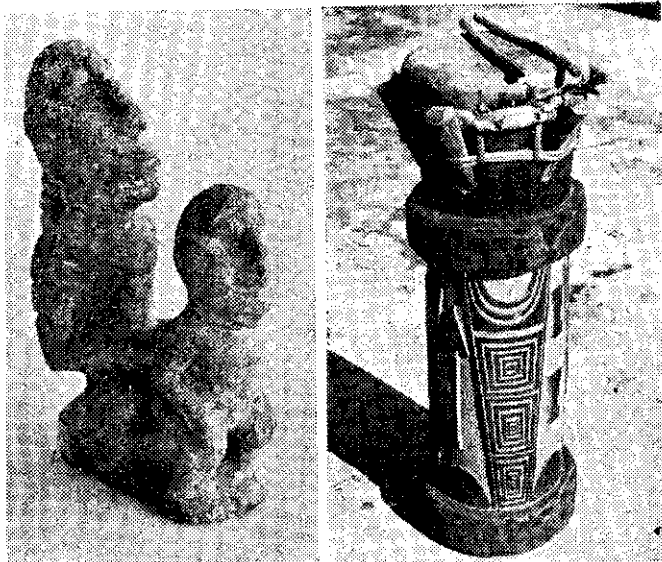


純樸奔放的非洲藝術

洪本

從中非技術合作到文化交流

右：鼓是非洲文化的象徵
左：非洲石雕像



(續上期)很多剛果地區的木雕像，在頭部與腹部有孔，內盛神藥，使雕像具有神奇作用，這種神藥是死者的骨灰與某種藥料混合而成，放入孔中後用塞封住。

排剛果族(Bakongo)的木雕像，是圓睜的巨眼，可怕的表情，威脅的姿態，帶着刀或矛，身上繫着一個鏡面小盒。雕像的製作者最後把神藥放入雕像的孔中，誦念咒語，賦予雕像以生命。有時還把指甲刺入雕像，以激怒其執行試術者的意旨。

排魯排族(Baluba)的木雕像却是和平的表情。

在目前非洲文物陳列館入口處，與佩南銅像的巨幅照片並列的，還有六個雕像。加彭族(Fang)族的木雕像，肉體與肌膚之美已無需飾物。Balumbo作風的雕像，有創新風格。幾內亞蘇蘇(Susu)

族木雕，已受同教文化的影响。

在剛果大盆地 Basonge 族的立體式木雕，與巫術有關。剛果南部的 Bena Kanika 族木雕像，微笑的臉，有自然主義風格。Yoruba 族的木雕像為一普通人民，顯然與宗教及鬼神毫無關聯。

西非的木雕面具是非常有名的，我們知道，非洲人在舉行祭典或其他場合，總要舞蹈。舞蹈時戴面具穿舞服，面具與舞服，在顏色上是配合的。如獅子山那度社區的黑色面具，便配以黑邊的舞服。剛果的多色面具，便配以棕葉編織的條紋舞服。比較起來，面具的顏色總較舞服為鮮明。

面具的製作與舞蹈的動作節奏相配合，面具的大小輕重，視不同的舞蹈而異。重的面具具有六十多磅重，只有在慢動作的舞蹈中戴用。有些約重十至二十磅，但多數面具比這更輕，在動作快捷的舞蹈中戴用。

面具的形式有很多種類，有些只戴在頂上，與之相聯的舞服把頭與身罩住。盔式面具只蓋住頭，此外是蓋住整個臉部的面具。有些面具非常大，重量要靠肩部頂住，還有四隻腳來保持平衡。更有巨大的面具，須要兩個人才能支撐得住。

西部蘇丹有一種叫羚羊頭的面具

，狀似羚羊。這種面具是從契瓦拉人(Civara)轉變而來的。契瓦拉是古時一位邦拜拉族的英雄，他教人民耕作，傳說是半人半蛇。

大家從他那裡學到耕作技術，但到了豐收時，却没有敬拜契瓦拉。契瓦拉因此大怒。他以為頭為柄，以頭為鋤，掘地為政，把他自己埋葬了。後人為了紀念契瓦拉，邦拜拉人就製作面具，每年在播種前戴上這種特製面具舞蹈。

除了木雕面具以外，也有金屬和陶磁的面具。非洲文物陳列館中陳列的面具頗多，其中上伏塔與盧安達的面具，是非常珍貴難得的。

宗教與巫術以外，有很多非洲的藝術品是與非洲人日常生活有密切關聯的。

在熱帶叢林地區，用木幹與樹枝搭建的小屋中，牆壁與地上常鋪蓋草席，上面都有美麗的複雜圖案。掛在壁上的家庭用具也有其特殊風味。在草原地區的小屋用乾土建成，有各式的裝飾物，刻花的柱與簷板。在蘇丹，陶製的架上擺着碗與雕刻的木盤，陶製架本身也是經過雕飾的。

不同的種族有不同的房屋式樣，不同的用具和不同的裝飾之間都有和諧的配合。

非洲的食器常用胡蘆壳製成。胡蘆生長時使用繩綁束，使長成需要的形式。胡蘆長大後，乾燥去肉質，外皮焙成花樣，有時塗上油漆。

非洲文物陳列館中有很多裝飾用的雕刻品，所用質料有象牙、烏木、獸骨、陶磁；其中精美的如盧安達的六人乘船木雕，馬拉威木刻豹，中非的木刻牛，加納的木刻三人乘船，獅子山的人面獸身骨刻等，那些獨特風格是國內產品所少見的。

陳列館展品中有很多是手工藝品，有些是草編的，有篋筐、手提包、果盤。有些是皮革製品，有皮包、玩具、拖鞋。有些是果核與珠子編出的，如項鍊、腰帶、頭飾、墊子。其中草編品極具特色。

展品中也有若干家具，如馬拉加西的大小茶几一套，几面上有鍍銀的畫面。陶器中有來自馬拉威、史瓦濟蘭與查德的食鉢、酒罐與水盂等。

關於金屬製品，陳列館中展出的大概可以分為四類。一類是用作法碼的製品，十分藝術化，形狀有人像、獸像或武器。

此外，有日用品，如銅鈴、煙灰缸，擺飾如長頸鹿、武士與馬。還有的是敘述一個傳說的圖體羣像，如酋長出巡，英雄抗敵。

非洲的服裝，有傳統的圖案，款式單純，色彩非常鮮明自然。由於種族不同，圖案、款式與色調也有很大的差異。

在武器與獵具方面，展出品中，有戰斧、刀劍、弓箭、長矛、投石器與皮盾，均富傳統特色。

由於非洲人愛好音樂與舞蹈，非洲的樂器，在日常生活中占着重要的

地位。尤其是鼓，有多種用途。有些鼓是把樹幹挖空做成的，常置於村莊的中心，上有富麗的雕刻。

非洲人的鼓，可以是喜慶、喪葬、出戰、凱旋、頌揚時的樂器，也可以作為警告與傳話時的工具。除鼓之外，還有各類的琴與敲擊樂器。

在繪畫藝術方面，非洲傳統的誇張性，對於對稱的忽視，強烈的色彩，奔放的線條，獨特的幾何圖案，對近代繪畫實有巨大的影響。但是，由於這種傳統精神的牢固，反予人以一種印象，認為非洲沒有近代作風的繪畫。

正確地說，非洲傳統藝術影響近代繪畫，近代文明產物的現代繪畫又倒過來影響非洲繪畫。

這次非洲文物陳列館中，展出了少數幾張非洲現代繪畫，更展出了若干複製品。來自象牙海岸的木刻，合雕刻與繪畫於一身，風格創新，值得注意。

非洲，這個充滿希望的地方，十多年前對我們尚相當遙遠，相當陌生，今天已成為全世界注視的焦點。

我國的農技合作，已在這個地區播下了綠色的種子。盡管前途困難重重，但從我國傳統的，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觀點看來，已奠定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。

現在又進一步邁向文化交流，往遠處看，不僅對中非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與友誼建立有密切關係，而且對整個人類和平發生巨大的良好影響。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非洲文物陳列館的設立，確是極有意義的。

——全文完——



——甘比亞總統賈瓦拉夫參觀非洲文物陳列館——